

2009年唐山灤南全國企業家及各界人士分享交流論壇〈落實弟子規
做好中國人〉—交流分享（四） 趙邦亨先生主講 （
第二集） 2009/7/22 中國河北唐山灤南渤海國際會議
中心 檔名：56-020-0002

主持人：人生最難的不是奮鬥，而是抉擇。我們抉擇人生走哪一條道路？如果走了錯的道路，還有沒有機會回頭，還能不能夠回頭？接下來我們有請來自深圳的趙邦亨先生和大家分享，大家掌聲歡迎。

趙邦亨：今天能坐到這裡，我非常感恩傅總、主辦方，還有感恩我們的組委會及所有的老師和同學們，給我這個機會，能讓我有個懺悔的機會。剛才康老師講的他們家的情況，他們家跟我這幾兄弟都是好朋友，所以他講的他那種壞法，我比他還壞，他跟我來比，不算壞。今天我在這，我要把我從小所做的什麼東西，通過傳統文化，接觸傳統文化，我以後怎麼做，我向大家做了匯報。所以請大家原諒，因為我從小也沒讀過書，對這些聖賢道理也不懂，要講一些什麼華麗的語言也不懂，就是大白話，可能還有一些奸巧語，因為這些東西習氣老是上來，不說粗話以前不會說，所以大家諒解，我一定要好好改正。

我首先介紹一下自己，我叫趙邦亨，是在深圳工作，開公司的，是個小老闆。因為自己多年的奮鬥有了果，但是在享受這個果的同時，自己得了糖尿病。得糖尿病以後就在想，這麼多年風風火火，死裡逃生所換來的就是糖尿病，睡不好覺，吃不好飯。那時候非常痛苦，頭髮一把一把的往下掉，鬍子曾經都一撮一撮掉沒了。後來真的想到，這人生沒什麼意思，就每天在想治病的妙方，到處雲

遊，什麼西藏、青海、印度、尼泊爾，找一些高人幫我看病。因為有錢，都想給我看病，也花了不少錢，但病沒治好。

為這事挺痛苦，怎麼辦？在青海遇到一個老師，他說在廬江有一個教《弟子規》的地方，說那個地方非常好，能對自己子女、自己的家庭。這時候我那個小孩也感覺他不聽我話，因為自己身體有病，火氣又躁，看誰誰不順眼，看到公司員工也不順眼，看到所有的朋友都不順眼，每天就在這種情況下生活，非常煩。後來在青海接觸這個老師以後，他介紹我到了廬江，在廬江我第一次接觸了聖賢文化。從那以後，我對我的孩子，對我的家庭，對我的生活有了方向，所以我不再困惑了。

因為以前的生活沒有目標，得到了反而痛苦，我就不知道為什麼，因為以前的目標是錯的。因為我造成了身體的傷害，這不是說你用藥物就可以解決的，是因為你不孝。我從小就不知道感恩，對所有的人都恨，沒有孝，不會孝，笑容的笑也不會笑，真正那個孝，老和子的孝也不會孝。為什麼？因為我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，曾經下鄉，因為路線走錯了，是反革命。

我在農村受苦，在農村長大，農村的生活非常苦。但是讓我接受不了的是，我做學生的時候，我爸爸在台前面被批鬥，我要在下面要念批鬥我爸爸的稿子。一夜之間，我的叔叔、我的姑姑，所有的親戚不跟我爸爸媽媽說話，不跟我說話，要劃清界線。那個時候我就知道這個社會沒有親人，眼淚偷偷的往肚子裡流。爸爸媽媽經常很晚回來，因為在農田裡還要勞作，勞作以後，他們晚上還要開批鬥會，因為經常我一個人在家。所以記得很小的時候，七、八歲的時候，醒了以後，媽媽就放桌子上一個紙條，說兒子，飯在鍋裡面，你吃飯吧，爸爸媽媽要出去可能要待兩天，開會，你把豬、雞，或者養的兔子要照顧好。那個時候我就這樣照顧。但是我對所有

的人，沒有人支持我，很痛苦，所以就在農村有一幫自己的小兄弟。這幫小兄弟聽我指揮，因為我會給他們物質上的鼓勵，比如說家裡的好吃的，或者好東西拿給他們，他們非常聽我的話。

誰批鬥我爸爸、我媽媽，我就一定要作賤他家的東西，比方說他家的水果、他家的豬、他家的雞。看過以前我很小的時候，記得什麼小兵張嘎，又是地道戰、地雷戰這些東西，我就想說那潘東子、小胖墩，天天作賤這些人，批鬥我爸我媽家裡人。所以我就養成了這種習慣。你做成這種壞事，如果讓人知道了以後，還要批鬥我爸爸、我媽媽。如果被人逮到了以後，挨打還不能回家說，因為我一說，爸爸媽媽還痛哭。所以在那種環境下，我只有更高的手段，做了不讓別人知道，自己在旁邊還感覺很快樂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我生長，把我鍛鍊得對大家沒有好感，任何人沒有好感。一九八〇年之後，爸爸媽媽落實政策回到城裡，我頂替媽媽的工作，在醫院上班。醫院因為我是農村的 child，我在農村上來的，肯幹活，大家對我最好，因為我那時候才十七歲。醫院對我各個方面都照顧我，讓我入團，而且把很重要的崗位交給我。可是我那種義氣的心理，那種習氣，也是願意跟醫院的家屬一些不好的子弟經常混在一塊，他們經常請我吃、喝、玩。但是吃人家嘴軟，拿人家手短，吃了人家的，人家讓你辦事你就得辦。那些孩子有一次，讓我離開醫院、讓我人生的轉捩點就是在這一次，他們偷醫院的東西。因為偷我所看倉庫的東西，我還知道，讓我故意裝作不知道，我屬於監守自盜。後來東窗事發了以後，爸爸媽媽，媽媽不知道跟醫院哭了多少次，把我還留在醫院察看，沒有開除我。而且正是這一次，一九八三年的嚴打大運動，把我抓去了勞教。在勞教所裡，我又長了惡習，在那裡不是想我回去不做什麼，在那裡想，我回去我一定要怎麼樣做，才不能被人家發現，怎麼這次做得失敗，

太不高明了，每次都是這樣想。

所以從勞教所裡回來以後，也被醫院開除了，就在社會上混，游混，打架鬥毆什麼事都幹。康師兄他的兩個弟弟是跟我相當好，在一起玩的，從小在一起玩，所以他們家的情況，我跟他們是一樣。但是我在家裡屬實待不了，因為公安局要抓我，所以我跑到深圳去，在深圳紮下了根，在深圳扎根。深圳是一個非常繁華的城市，你如果沒有點本事，你是站不住腳的。在深圳我接觸到以前拍電影的電影明星叫邱建國，他是我的師父，他是武術公司武術隊的。他教給了我一些防身術，而且他所培養的徒弟全部歸我，在深圳我就組織了一個幫會。這個幫會，深圳屬於深港澳一個金三角，是一個黑勢力盛行的地方。在那個地方我有兄弟，我有勢力，又有後台。因為邱建國他是武術隊，所有深圳的公安、武警戰士，他們的教練就是邱建國，只要我的兄弟在深圳不把人打死，到派出所肯定馬上就出來。所以打架鬥毆，經常把人腿打折的，肋叉打折的，這是經常的事，不在話下，只要不死人就不是大事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勢力愈來愈大，把整個深圳所有的夜總會、歌舞廳都被我控制，所有的夜總會都要交我錢，不交我錢，你們就別想開。到這種情況了以後，但是做這麼多禍，你肯定有問題，終歸有一天把人打死。打死了以後，一九九〇年，我們全部被抓了，親自動手的那個人已經判死刑了，我被判刑十二年。十二年當中，我待了五年我就出來了，因為是什麼？我是一天也不想待，我想辦法，因為家裡沒有錢、沒有本事，我製造病情保外就醫，往自己身體注射桿菌、肺結核菌，而且沒有管用，那時候身體好。最後往身體裡邊打巴豆，造成了敗血症，記得見到我媽媽的時候，我已經在醫院搶救。那個時候看到我媽的時候，我可能是真的在死亡線上走過來，我覺得在夢中飄飄的，像一張紙一樣，飄到一個地方落下來我

才醒。那是幾天的事，我已經昏迷了幾天，搶救了三天、四天。聽說這種病是百分之九十六死亡率，我是不幸中的萬幸。

想想以前做的事，真是太惡了。在我這麼惡這種情況下，我受這點果報，我覺得我還值得。所以今天來看，我非常感謝我得的糖尿病，能讓我停下來，能讓我反思，我能感恩所有的人，能感恩我的父母。昨天靳雅佳老師講過一個故事，我記得在我判刑的時候，在看守所的時候，媽媽去到深圳，老太太吃住都是困難，幫別人打工。這是後來媽媽跟我說，她說，「你知道嗎？你在裡邊我還反倒安心，因為我知道你不會被別人打死。」在看守所待了兩年以後，我被執行到勞改隊，送到了韶關，送到韶關第二天我媽媽就到，因為在看守所裡是見不到的。我就問我媽，「媽，妳怎麼這麼快？」她說，「你知道嗎？兒子，自從你被抓那天，我就在深圳市看守所門口等你，直到昨天送了你出來，我打聽你送到哪，昨天晚上我就過來了。」

我以前對這些我不感恩，因為我總覺得，這都是你們沒本事，你們為什麼要做國民黨，你怎麼不做共產黨？做共產黨，我能受這麼大罪嗎？我能去農村嗎？我把所有的怨全怨到媽媽身上。這四十四年來，我都一直沒有感恩過媽媽，我覺得我的苦都是這個家庭給的，這個社會給的。所以我要奮鬥，我要有錢，我的公司我自己起的名，叫金錢採購公司，所有的錢只要能賺我就賺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賺到錢，賺到錢了以後，得了糖尿病以後，我真的是反思。為什麼人就拼搏到現在，這糖尿病醫生都知道，想吃的不能吃，想幹的不能幹，你說這人要活得還有意思嗎？所以我在深圳，我後來待了五年以後，我那種餘威還在深圳，我又回到了深圳。因為我是一九九五年出來，一九九〇年判刑，一九九五年出來，一九九五年在深圳我還有餘威，因為我以前的小兄弟現在已經做了大哥了。他們

見到我還非常恭敬，拿了很多錢。所以在深圳，以前的事，打架的事就不幹了，開始做生意，跟老闆打交道，想把老闆兜裡的錢搞到我這來。

我的老闆是某某某，誰敢動我的老闆，那我一定要消滅他。所以在深圳，經過打拼以後，我開始做服務行業。比方說野味館、海鮮館、歌舞廳、夜總會、酒吧，所有的行業我都做遍了。在澳門做博彩生意。在香港，去年出事的黃光裕，還有我一個好朋友，叫連昭，他就是我的股東。因為我接觸了聖賢文化，所以夜總會、歌舞廳，還有香港博彩生意，我全部不做了。如果我要做，我現在也是被中紀委在那裡，所以這是聖賢文化救了我。

學了《弟子規》以後，我的病每天每天的好，頭髮愈長愈黑，這鬍子也長出來了。我現在在公司，天天也是力行《弟子規》，發光碟。我記得一九九七年接觸《弟子規》以後，感觸很深，媽媽過生日的時候，因為媽媽在東北，我讓我的兒子，我們家鄉，把電話打開，我們全家唱「跪羊圖」給媽媽聽，唱得我們全家和媽媽都哭。因為媽媽在東北，我們在深圳，給她唱「跪羊圖」。我說媽媽，我對不起妳，但是過了年以後，我給妳接過來。聽過老師在講，你如果要想把兒子教育好，如果盡孝，一定要跟父母在一塊。所以過了年以後，把父母接過來，從來沒有跟父母在一起住過這麼長時間，把父母接過來，領父母去旅遊，所有的名山古蹟，泰山，還有南京、蘇州。爸爸是個學者，今年九十多歲了，身體非常健康。因為他讀的書太多了，他所有的城市都不要找導遊，他都知道，哪個城市有什麼，哪個城市有什麼，就是沒走過。這次我帶他們真的親自走過，我說泰山你能上嗎？我要背你。他說不上了，你們上吧，我在下面。我媽媽跟我們爬到泰山，這是我做兒子感到最欣慰的。

本來這次我想把我媽媽叫來，我當面給她磕幾個頭，真的，媽

媽，我對不起妳。很小很小的時候，只有現在，我才能回憶出媽媽對我那種態度。我記得經常喝大酒回家，二、三點鐘下半夜，媽媽都看我躺下有十分、二十分鐘，她都用手摸著我的鼻子，看我是否還在喘氣。我知道媽媽每天都是這樣，因為我經常那麼晚回家，媽媽以為我不知道，看我還在喘氣，她才睡覺。每天當我出門的時候，媽媽一定看著我的背影，等我走得很快，我故意回頭看一下，拐過去一看，媽媽還站在那望著我。這就是我們的母親，我以前根本感覺不到。我媽媽屬虎的，我屬龍的，我們娘倆以前，四十四年經常吵架，只要說一句，她說東，我一定說西。我說妳憑什麼說我？我有錢。妳那麼有本事，大學生有什麼用？不也得幹活。她說服不了、教育不了我。我現在才能感覺，那時候真的對不起媽媽，媽媽太辛苦了，我們的媽媽。所以從現在開始，我一直要孝敬媽媽到老，我絕對不能讓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，再在我身上發現。從此我一定好好去做。

我們的公司、家庭現在非常和睦，通過我來學《弟子規》的，通過我感受到《弟子規》好的非常多。因為我們家裡都在演繹著《弟子規》，我們公司都在演繹著《弟子規》，親戚朋友到我們家，說你們家的孩子這麼有禮貌，到你們公司，你們公司這麼有禮貌。

我能做的，記得還是在爸爸過生日的時候，所有的我請了很多 人吃素，素食，因為知道素食很好，每個人走的時候，配《弟子規》。因為這種所有的聚會，只要現在社會上人通知我，我說吃肉是肯定不吃了，如果你們結婚，你們有喜事，我到場，但是他們是 多少人你告訴我，我一定一千人，我準備一千盤《弟子規》，我要送給他。

時間到了，我也不想多說了，其實我的壞事挺多，我不好意思跟你們說。真的，這些東西你們好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，真的，像

我這樣，以前沒學過《弟子規》的，走過的彎路太多了，我吃過的苦，這裡沒有人像我吃過的苦這麼痛苦，我真的知道，我的淚往裡邊流。我四、五十歲了，我聽《弟子規》，天天被我搞哭。十七歲姓侯的小學生，我說你十七歲，我十七歲非常壞，你能得到《弟子規》聖賢文化的教誨，太幸運了。真的，我如果早得到《弟子規》，我也是個好孩子，我也是個教授，也是個研究生。

胡總：剛才我在中間休息的時候，還跟劉克成劉總討論「改過」。改過有兩個層面上的關鍵和理論，第一個層面，就是說千年暗室，一朝點明。這個屋子，比如說我們這個房間黑暗了一千年，你一千年也罷，兩千年也罷，這一千表示我們做的惡事，你一千件惡事也好，一萬件惡事也好，它不就是惡嗎？就和這黑一樣，一千年的黑跟一千零一年的黑有區別嗎？沒有。大家仔細琢磨這裡面的體會。但是我一盞燈立刻在一分鐘不到，就能把這一千年的黑暗全去除。所以佛法當中說「立地成佛」，有道理，這絕對不是開玩笑的話。什麼意思？你燈一點燃，你一千年這麼大的過錯就全沒了。所以今天丁嘉莉小姐，還有康先生，還有剛才咱們這趙師兄，不要為我們自己的過錯而感覺到有壓力。而且我們這些同修們也不要因為他們犯過很多過錯，我們就有一種疑問，你做過這麼多的惡，你今天學《弟子規》了，你今天從善了，你能贖得了你這罪嗎？佛法當中說能，一千年的暗室，一秒鐘點燃，這是第一層。

所以我們不能夠歧視這些，或者說懷疑這些覺悟的人，一盞明燈相當於覺悟，千年的暗室相當於罪惡。在自性的當中，沒有多少，沒有遠近，沒有時間，沒有空間，你只要覺悟，就盡虛空遍法界全部光明。你只要作惡，盡虛空遍法界全都是惡，一念。第二個，改過的理論當中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，一定要在有最後一口氣之前把這燈點燃。如果一口氣不來，這個千年的暗室，不知道又得黑

暗多少年。所以我們慶幸，我們非常為，包括我在內，也是一個過錯很多的人。我在我的講盤當中說，我們大家一定要抓緊時間，趁著我們還年輕，趁著我們還強健，趁著我們今天還有一口氣，還能點燃這盞智慧燈的時候，點燃它。謝謝大家。